

我国价格总水平走势的特征、预测和应对策略

内容提要 物价问题与国民经济和民生福祉密切相关。本文首先对 2023 年价格总水平走势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当前价格走势的新特点和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预测 2024 年价格总水平的走势,即 2024 年 CPI 和 PPI 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实际推动力,短期内依然会保持中低速增长。同时,应该看到,当前价格领域有较多新的影响因素,国家经济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国际输入因素以及猪肉等重要产品价格走势不确定等因素,将对价格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全面认识物价领域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做好价格管理工作,一方面,需要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更好地指导实践,特别是关注财政政策实施对价格总水平走势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从实际问题入手,关注国内外重要商品价格变化及相互传导影响,做好民生价格管理工作。

关键词 价格总水平 CPI PPI 宏观调控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3.10.327

2023 年以来,国内价格总水平走势低于市场预期。从当前情况看,2024 年的 CPI 和 PPI 并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实际推动力。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内稳增长措施的实施效果、国际输入性因素以及猪肉等重要产品价格走势不确定等因素,或将对价格总水平的未来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价格调控政策应随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一、当前我国物价总水平走势的特征分析

(一)2023 年价格总水平走势的总体运行情况

2023 年 1-10 月我国价格总水平走势平稳,如图 1 所示,全年涨幅不会超过年初预定目标(王双进等,2023)。2023 年 1-10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上涨 0.4%,低于市场预期。进入第四季度以来,CPI 走势逐渐减弱,10 月份同比下降 0.2%,环比下降 0.1%。据测算,在 10 月份 0.2%的 CPI 同比降幅中,翘尾影响约为 -0.2 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新涨价因素约为 0,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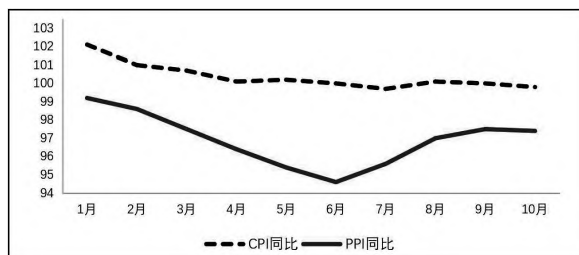


图 1 2023 年 1-10 月全国 CPI 和 PPI 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略有回落。由于农产品供给充足、天气晴好、假日需求回落等原因,不仅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降幅逐渐扩大,非食品价格中,机票、旅游等价格也明显下降。

从生产情况看,2023 年 1-10 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 3.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3.6%。其中,2023 年 10 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2.6%,环比由上月上涨 0.4%转为持平。据测算,在 10 月份 2.6%的 PPI 同比降幅中,翘尾影响约为 -0.4 个百分点,上月为 -0.2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2.2 个百分点,上月为 -2.3 个百分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走势低迷,一方面,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以及 2022 年高基数有着较为明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内外经济复苏缓慢对投资的影响。

(二)运用经过季节调整的 CPI 环比数据分析物价总水平走势

除 CPI 同比数据之外,运用 CPI 环比数据进行分析也是认识物价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提出,重视经过季节调整的环比数据对物价形势判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经过季节调整的环比数据,更加能够敏锐反映物价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周小川,2013;王振霞,2019)。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6-2022 年 CPI 环比月度数据,计算环比数据平均涨幅,再经过季节因素调整后计算年率化,并与 2023 年各月数据进行对比(见表 1)。可以看出,与 2016-2022 年平均水平

表1 2023年CPI环比数据与历史平均水平对比 单位: %

	2016-2022年 环比平均	2016-2022年 环比年化率	2023年环比	2023年环 比年化
1月	0.77	9.66	0.80	10.03
2月	0.80	10.03	-0.50	-5.84
3月	-0.56	-6.48	-0.30	-3.54
4月	-0.14	-1.70	-0.10	-1.19
5月	-0.29	-3.38	-0.20	-2.37
6月	-0.14	-1.70	-0.20	-2.37
7月	0.34	4.19	0.20	2.43
8月	0.33	4.01	0.30	3.66
9月	0.47	5.81	0.20	2.43
10月	0.23	2.78	-0.10	-1.20
11月	-0.03	-0.34		
12月	0.13	1.5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公布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相比,2023年上半年CPI走势基本正常,且略好于往年水平,进入第三季度以后,CPI走势明显低于往年走势,价格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在9-10月,价格总水平并未因国庆假期、网购节等发生明显上涨。

(三) 主要类别产品价格走势的特征及其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

1. 食品等重要商品价格走势及其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当前价格总水平走势回落并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等重要商品价格的下行。进入2023年,特别是6月以后,国内猪肉价格明显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计算的食品对于CPI的拉动,2023年10月为-0.75%,而2022年同期为1.26%,仅食品一项就拖累CPI同比2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10月第4周全国生猪价格为15.57元/公斤,环比下降1.58%,全国猪料比价价为5.64,环比下降0.18%。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的监测,截至2023年10月第4周,生猪价格为15.58元/公斤,同比下跌43.7%,当前生猪养殖处在亏损状态。有预测显示,即使冬季到来,南方地区腌腊肉和灌香肠将陆续启动,加之元旦、春节等假日消费的带动,猪肉价格或将企稳,但不会大幅上涨。与当前的存栏量和养殖水平相比,猪肉价格走势缺乏实质性的利好消息,供过于求的格局基本形成。按照以往经验,预计要到2024年下半年价格才可能明显回升。与猪肉价格类似,目前国内主要粮食价格也面临行情承压。国内冬小麦主产区,如河南、河北、山东和安徽等地,小麦落价幅度在10-20元/吨左右,同时,主要面粉生产商价格也有明显下调,如禹城五得利、临沂五得利、潍坊发达面粉,小麦报价也跌至1.5元/斤。虽然玉米价格有所上涨,但受新粮上市和进口影响,其价格上涨压力不大。

2. 服务价格变化及其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与持

续下降的食品价格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是,服务价格呈现上涨的态势,特别是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趋势明显(见图2)。“其他用品和服务”大类包括“其他服务类”和“其他用品类”两个中类,“其他服务”“养老服务”“旅馆住宿”“美容美发洗浴”“金融保险”“其他杂项用品”“首饰手表”七个小类,各小类包括数个子类。由于其他类商品和服务在CPI中所占比重不高,其价格走势一直被忽略。在人口老龄化、季节性疾病频发的背景下,医疗、养老等服务占居民消费比重不断增加,是居民生活成本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说明服务价格走势与CPI之间的联系成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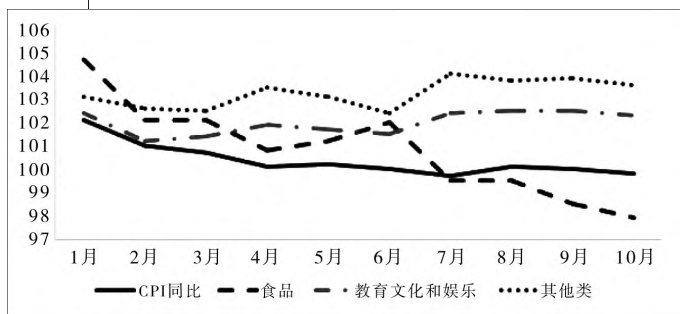


图2 2023年全国CPI、食品 and 主要服务商品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3. 工业品价格走势总体偏弱。受2022年高基数的影响,2023年生产者价格指数走势持续回落。2023年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1%,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8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2.4%,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0.4%,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2%。受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变化影响,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有上行趋势,也导致交通工具用燃料等降幅收窄,水电燃料环比上涨。但其他类生产资料价格均仍处于低位运行阶段,短期内大概率不会出现明显上涨。

二、价格总水平走势的国际比较

在关注国内价格总水平走势的基础上,也需要高度关注国内外价格总水平走势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一) 国内价格总水平温和走低与国际通货膨胀两极分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24年国内的CPI和PPI并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实际推动力,短期内依然会保持中低速运行。但是,与国内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通货膨胀水平持续维持在高位。受前期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将使得全球通货膨胀持续较长时间。据IMF预测,2023年全球通货膨胀率将接近7%,而2024年的通胀率仍将维持在6%左右。

国内外价格总水平走势分化,既有宏观政策不同的影响,也有劳动力市场结构演变的影响。一方面,与世界主要国家长期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同,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国内均未出现“大水漫灌”式的宽松政策。同时,受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国内上游原材料价格涨幅较为稳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暴发后,由于就业前景和就业环境明显改变,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55岁以上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造成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如美国劳动参与率2022年为62.3%,较疫情前(2019年)的63.3%下降1个百分点,欧盟27国的劳动参与率2022年为57.5%,较疫情前(2019年)的57.7%下降0.2个百分点。再考虑到疫情对人口总量以及部分行业就业市场的冲击,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应趋紧,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推升通胀,而通胀上行增加生活成本进一步加剧劳动者对于工资上涨的诉求(如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汽车企业工人罢工)形成了“工资—通胀”螺旋。

(二)国际通货膨胀风险对国内的传导

全球通货膨胀将主要通过汇率、利率、大宗商品价格输入等因素对国内价格总水平产生影响。国际主要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不确定性政策或将成为影响2024年国内价格总水平走势的重要因素。

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看,最重要的是粮食和能源价格对国内的影响。由于国内连年粮食丰收,且口粮对外依存度并不高,以能源价格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经济似乎面临着与20世纪70年代相似的境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输入性因素是最需要考虑的方面。

考虑到2024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大概率发生转向、进入降息周期,如降息幅度大超预期,有可能伴随利率下行带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同时,OPEC+国家通过减产保持原油价格的动力依然充足。因此,仍需警惕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可能向国内传导的风险。

(三)能源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和物价的影响

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经历的八次经济衰退中,有七次衰退与石油价格冲击有关,且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真实发生的(Hamilton,1983)。当然,也有研究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石油价格突变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可能源于治理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并不是能源价格波动本身的影响(Bernanke和Gertler,1997)。Barsky和Kilian(2004)在重新考察美国的“滞胀”问题时,发现即使没有“石油危机”,1974年的美国经济“滞胀”也可能出现,其原因就是美

联储为应对通货膨胀而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从实际的情况看,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确实明显上涨,从1972年的3.29美元/桶上涨至1973年的11.98美元/桶。但之后的1973-1978年,国际石油价格持续相对平稳,不足以解释发达国家长时间的经济衰退。

如果说短暂的能源供给冲击或许可以解释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但不足以解释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那么就需要从生产率、技术进步等更深的层面寻找原因。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国家均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下降,主要是由于欧美等国家制造业占比较高,能源价格上涨对能源密集型行业影响较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宇航工程、海洋工程、核能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一波技术革命才使得美欧经济走出萧条。可以说,石油危机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根本原因。

在1990年之后,新的技术促进了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负增长。与之相对,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总体趋势好于欧美国家。可见,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未来国内大概率不会出现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的情况,但应关注国内外价格总水平走势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导,提前预判风险。

三、2024年价格总水平走势预测

2024年影响未来价格总水平走势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三个大方面。

第一,国内消费、投资和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走势是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关键因素。从供给情况看,国内主要商品供给较为充足,粮食连年丰收、禽蛋等供给情况稳定,食品价格或将出现季节性波动,但大概率不会大幅推高价格总水平。从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就业的恢复情况是经济走势复苏最为关键的指标,也是价格走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具体措施能够有效落实,稳定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和投资意愿,从而引致价格总水平的温和上涨。随之而来,若经济增长形势好转,资源能源类商品的需求也将保持高位,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类价格将可能企稳上升,也将有助于缓解CPI与PPI分化的趋势。此外,服务商品价格上涨是影响民生的重要因素。需高度关注近年来医疗、教育等费用支出占比上升的问题,这或将成为推高价格总水平的重要因素。

第二,与2023年通胀面临较高基数不同,2024

年对应 2023 年基数相对较低,也可能为通胀水平小幅反弹提供支撑。2023 年 PPI 降幅明显,CPI 同比上涨乏力,高基数制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 2024 年基数效应有望得到缓解,推动通胀水平小幅反弹。其中,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猪肉价格 2022 年周平均值为 30.7 元/公斤,而 2023 年 1-10 月周平均值为 25.89 元/公斤,OECD 一揽子原油价格 2022 年均值为 100 美元/桶,而 2023 年 1-10 月均值为 83.11 美元/桶。

第三,国际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将通过输入途径对国内价格总水平产生明显影响。受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回落的趋势。但需要警惕的是,突发性地缘政治事件和国际能源消费格局调整的影响,将加剧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从而对国内上游产品价格形成冲击。

总体而言,2024 年 CPI 和 PPI 并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实际推动力,短期内依然会保持中低速增长。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家经济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国际输入因素以及猪肉等重要产品价格走势不确定等因素,也会对价格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之 2023 年价格总水平低基数的影响,2024 年 CPI 将在 1%-2% 运行,PPI 或将由负转正,并保持低位运行。

四、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价格总水平并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实际推动力,短期内依然会保持中低速增长,不存在通缩风险。2024 年,价格总水平调控的重要方向是关注重要商品价格走势及其趋势性特征,加强对国际市场输入性影响的预防和应对,关注居民消费支出增加情况、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变化,做好价格管理和监测工作。就此提出如下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一)理论思考

1. 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中新问题的解释力。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在界定价格总水平变化时,总是试图说明其形成过程。例如,认为通货膨胀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超额需求拉动”“工资上涨引起成本推动”等。这将会把通货膨胀问题固化在简单的分析框架内,导致对通货膨胀问题形成的认识较为片面。此外,经典通货膨胀理论缺乏客观标准判断“通货膨胀”的时间维度和涨幅维度,很难避免不出现武断和主观的问题。例如,多长时间的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经济下行周期的价格恢复性上涨是否属于通货膨胀?3% 的标准是否适用?长期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界限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说明,与经济增长、失业等指标相比,通货膨胀可能并不具有明显的合意性。在研究方法上,通货膨胀理论长期存在“名义”和“实际”之争。无论

传统货币理论,还是货币数量理论,均倾向于割裂“名义货币”和“实际货币”的关系,这导致“价格”在各自对经济规律认识中的作用不同,甚至高度对立。“通货膨胀”在不同货币理论研究框架下有着不同的解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导致其对经济系统的真实影响经常被质疑。根据实际经济增长情况,重新认识价格总水平变化的表现、根本原因和影响是当前理论研究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2. 重新认识宏观价格调控方式的变化。目前依然有较多的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将 CPI 或者核心 CPI 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准。一方面,CPI 与居民生活成本变化直接相关;另一方面,CPI 比 PPI 更能全面地反映价格总水平的情况。但是,PPI 变化更多的是受短期因素的影响,更能反映本国一段时期内生产经营情况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生产经营情况的变化,理应成为制定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内容。另外,需关注的是,消费和工业生产价格趋势,长期过低的通胀环境显然不利于企业投资与内需扩张。相较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依赖消费、属于典型的消费国,我国经济中的生产以及出口的贡献依然不低,更具“生产国”的特点。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给予 PPI 更高的关注度。未来 CPI 与 PPI 走势之分化将成为常态(王振霞等 2023),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精准和灵活,即坚定稳健中性的原则、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增加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韧性。立足关注实体经济,由支持行业(企业)逐步转向重点支持技术进步。以发展和培养核心技术为着力点,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关注货币政策对居民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福利影响,加强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保持较为充足的政策空间。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亟须研究财政政策发力与价格总水平形成的关系。疫情之后,很多国家将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价格水平财政决定理论(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FTPL)兴起,呼吁关注在通货膨胀形成和调控过程中财政政策的真实作用和影响。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较早见于 Sargent 和 Wallace (1981),其研究提出,如果财政部门的力量强于货币部门,那么无法有效控制的财政赤字将导致货币部门被迫不断发行货币进行融资,直到债券的利率水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货币部门无法继续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进行融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通货膨胀,该理论被称为“非合意的货币主义者算法”。诸多研究倾向于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决定的,其治理也应该遵循综合考虑的原则。即使不考虑货币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甚至可以单独决定价格总水平(Kim 和 Roubini 2004; Monacelli 和 Perotti 2010; Blanchard 和 Perotti 2002; Ravn 等 2012; Miyamoto 等 2019; Lambertini 和 Proebsting 2020)。

这一观点的研究背后反映出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实际上具有“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如果宏观政策制度是“非李嘉图制度”(Non-Ricardian Regime)政府发行的债券不会导致消费者由于预期未来税收增加而降低当前消费,反而会增加消费。那么,在均衡水平下,产品市场和政府预算同时达到出清状态,这时价格水平是由财政政策唯一决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财政政策是否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目前仍没有达成一致(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郭长林,2016;王君斌等,2011;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朱军和蔡恬恬,2018;白景明,2023),这也是未来学术研究和制定政策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政策建议

1.继续以粮食和能源为重点,降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输入性影响。当前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仍明显高于目标区间,特别是欧元区核心通胀黏性较强,回落缓慢。2024年,发达经济体降通胀和稳增长之间的两难问题依然突出,美欧可能启动降息进程,美国将进行大选,加上地缘政治、天气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发生大幅波动并对国内产生一定输入性影响。对此,需要继续以粮食和能源为抓手,从生产、进出口、储备、运输等方面多管齐下,以保供稳价。

2.针对重要民生商品,重点做好价格调控、舆情回应及补贴发放等工作,降低价格波动的幅度及影响。我国猪肉、蔬菜等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给能力充足,但由于生产的周期性特点及规模化程度偏低的生产模式,价格易发生波动。因此,应继续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压实责任,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做好猪肉收储、投放等工作,积极主动回应市场舆情,及时发放中低收入居民生活补贴,提高民众价格满意度,降低农产品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影响。

3.强化重要工业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预期引导,

防止市场投机炒作造成价格大幅波动。应借助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媒体等方面力量,多渠道发布权威的供求、进出口、价格等市场信息,引导市场各方理性认识价格波动,打击利用信息不对称投机炒作、借机牟取暴利等行为。

参考文献:

- [1]周小川.分析物价趋势的指标选择[J].金融研究,2013(05):1-11.
- [2]王振霞.当前物价走势的分析、影响和对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9(05):22-24.
- [3]王振霞,闫冰倩,王朝阳,张昊.CPI与PPI分化及其规律:一个结构化的理论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23(09):5-22.
- [4]王双进,李家晴,李燕青.经济持续复苏趋好 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2022年CPI走势分析及2023年预测[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01):28-32.
- [5]龚六堂,邹恒甫.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J].经济研究,2002(02):10-16+91.
- [6]郭长林.被遗忘的总供给:财政政策扩张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吗?[J].经济研究,2016(02):30-41.
- [7]王君斌,郭新强,蔡建波.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产出超调、消费抑制和通货膨胀惯性[J].管理世界,2011(03):7-21.
- [8]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J].世界经济,2012(11):3-30.
- [9]朱军,蔡恬恬.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预期——基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8(01):53-64.
- [10]白景明.充分运用财政支出手段稳定消费价格[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04):16-21+37.
- [11]James D. Hamilton.Oil and the Macroeconomy since World War I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02):228-248.
- [12]Ben Bernanke, Mark Gertler.Systematic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Oil Price Shocks[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7,28(01):91-157.
- [13]Robert B. Barsky, Lutz Kilian.Oil and the Macroeconomy since the 1970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4,18(04):115-134.
- [14]Thomas J. Sargent,Neil Wallace.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Monetarism in the United Kingdom,1981,5(03):15-41.
- [15]Kim S., Roubini N. Twin deficit or twin divergence? Fiscal policy, current account, and real exchange rate in the U.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74(02):362-383.
- [16]Tommaso M., Roberto P. Fiscal Policy,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Traded Goods[J].The Economic Journal, 2010(544):437-461.
- [17]Blanchard O., Perotti R.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 1329-1368.
- [18]Ravn M O.,Stephanie Schmitt-Grohé,Martín Uribe.Consumptio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2,59(03):215-234.
- [19]Miyamoto W., Nguyen T L., Sheremirov V.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real exchange rates: evidence from military spending panel data[J].J. Int. Econ.2019,116:144-157.
- [20]Lambertini L., Proebsting C.Fiscal Policy, Relative Prices and Net Exports in a Currency Union[R].working Paper. mimeo,202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The Characteristics, Prediction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the Overall Price Trend in China

WANG Zhenxia

Abstract: The issue of pric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well-being.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price trend in 2023, and propose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oteworthy issues of the current price trend. Based on this,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overall price level in 2024 won't have the actual driving force fo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PI and PPI, and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a medium to low growth rate in the short term.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many new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urrent price field,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stability measures, international input factors, and uncertainty in the price trend of important products such as pork, 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ice tren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risks and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price management, and to do a good job in price management, on the one h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needed to better guide practice,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possibl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overall trend of price level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practical problems,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prices of import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odities and their mutual transmission effects, and to do a good job in managing people's livelihood prices.

Keywords: the overall price level; CPI; PPI; macroeconomic control